



宋繫太平御覽



1卷
403
49



43
403
49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

兵部三十二

陣

尚書曰武王伐紂癸亥陣于商郊

左傳曰晉將荀吳敗燕無終及羣狄于太原崇卒也山無終

初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便車以什共

車必克更增十人當困諸阨又克車每困於阨道今請皆

卒去馬為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魏舒先自毀其屬車五

乘為三五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為三五也為五陣以相

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皆臨時

也以誘之狄人笑之笑其失常未陣而薄之大敗之

又曰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原繁高渠彌奉公為魚麗

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杜預注曰此



新金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八日
卅八年八月八日
月諸田一人
悼山同
郎若田一
所購以贈
田中

又曰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陣而薄之敗諸鄆凡師敵未陣日敗某師皆陣日戰大崩日敗績得僇日克覆而敗之日取某師京師敗日王師敗績于某

又曰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司馬子魚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陣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門官守國門者也國人皆咎公公曰古之軍也不以阻隘寡人雖亡國之餘宋商紂之後不鼓不成列耻以詐勝也

又曰晉楚將戰晉欒書曰楚師輕窵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邾至日楚有六聞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子重子反也王卒以舊罷老不代鄭陣而不整蠻軍而不陣蠻夷從楚陣不違晦故兵家以爲忌蠻夷從楚陣不違晦晦月終陰之盡在陣而囂囂喧合而不結陣也加囂陣台宜靖而益有聲各顧其後莫有鬪心人恤其所底舊必不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

又曰宋公謀逐華繼衛公子朝救宋與華氏戰于楮丘鄭翩願為鶴其御願為鵝鄭翩宋大夫華繼俱亡者

又曰越子伐吳吳人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勾勾卒鈞伍相着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別為左右屯也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

又曰魯哀公為支離之卒陣名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

又曰吳楚戰于雞父公子光日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陣整旅遂克之

又曰鄭子元請為左拒陣名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

論語曰衛靈公問陣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周書曰春為牝陣弓為前行夏為方陣戟為前行季夏為

圓陣矛為前行秋為牡陣劍為前行冬為伏陣楯為前行是為五陣史記曰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陣以平水害

漢書陳湯傳曰湯伐西域置揚威白虎合騎三校張晏曰西域陣名

又曰韓信為相國擊齊齊王走高密信追至高密西楚使龍且將號二十萬救齊齊王龍且并軍與信戰夾濰水陣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擊殺龍且虜齊王廣遂平齊

又曰李陵至峻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陵軍居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陣前行持戟楯後行

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遂走上山漢軍追殺千人

又曰衛青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陣而待於是青令武剛車自環為營張晏曰兵車也而從五千騎往當匈奴

晉書曰卞壺字望之子跡及盱同沒陣母撫二子尸哭曰父為忠臣汝為孝子夫何恨矣徵士翟陽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為忠孝之道萃於一門

王隱晉書曰馬隆擊涼州惡虜斷道隆作八陣圖車營並進狹則木屋施輪並前智謀縱橫出其不意故能成功後魏書曰文成帝和平二年制戰陣之法十有餘條因大難驩兵有飛龍騰蛇魚麗之變以示威武隋書曰周法尚為定襄太守時帝幸榆林法尚朝于行宮

內史令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塞旂千里今御營之外請分爲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鉦鼓相聞首尾連注千里不絕此亦出師之盛者也法尚日不然兵亘千里動閒山川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道阻且長難以相救雖是故事此乃取敗之道也帝不懌曰卿意以爲如何法尚曰結爲方陣四面外拒太宮及百官家口並住其間若有變起當頭分抗內引奇兵出外奮擊車爲壁壘重設鉤陳此與據城理亦何異若戰而捷抽騎追奔或戰不利此屯營自守臣謂牢固萬全之策也帝曰善因拜左武衛將軍賜良馬一疋絹三百疋

唐書曰太宗自爲眞草書屏風以示群臣筆力遒勁爲一時之絕先是人間有羲之書凡眞行二百九十紙裝爲七

十卷草書二千紙裝爲八十卷每聽覽餘閑時取臨翫焉謂朝臣曰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弃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朕少時爲公子未遭敵陣義旗之始乃平寇亂每執鼓必自指撫習觀兵陣即知強弱常取吾弱對其強強對其弱敵犯其弱追奔不踰百數十步吾擊其弱必突過其陣自背而反擊之無不潰多使此而制勝思得其理深也今吾臨人之書殊不學於形勢唯在求其骨力及得骨力而形勢自生耳然吾所爲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又曰太宗製破陣樂舞圖左圓右方先偏後伍魚麗鵝鶴箕張翼舒交錯屈伸首尾迴牙以象戰陣之形令起居郎呂才依圖教樂工一百二十人被甲執戟而習之凡爲三變每變爲四陣有來往疾徐擊刺之象以應歌節數日而

就更名七德之舞

又曰高宗御武成殿親試制舉人問之曰兵書云天陣地陣人陣其說如何舉人負半千對曰臣觀載籍此說頗多或謂天陣星宿孤虛地陣山川向背人陣偏伍彌縫也以臣愚見謂不然矣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得天之時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善用兵者使三軍之士如父子兄弟得人之和此人陣也三者去矣其何以戰高宗嗟賞之擢居上第

家語曰戰陣有列矣而勇為本

國語曰吳王之軍為方陣白裳白旗素甲白羽望之如荼

也左軍赤裳赤旗望之如火右軍玄裳玄旗望之如墨

莊子曰徐無鬼謂武侯曰君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

麗譙鶴列陣名樓也

鬻子曰武王伐紂虎旅百萬陣於商郊起自黃鳥訖于赤甫走如疾風聲如雷霆武王乃使大公把旄以麾之紂軍反走

尉繚子曰梁惠王問尉繚曰吾聞黃帝有刑德可以百戰百勝有之乎尉繚曰不然黃帝所謂刑德者天官時日陰陽背向者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何以言之武王伐紂背清水向山陵以萬二千擊紂億有八萬斷紂頭懸於白旗豈不得天官之陣哉

孫子曰善用兵者譬如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腹則首尾俱至

傅子曰兵法云內精八陣之變外盡九成之宜然可以用奇也

盛弘之荊州記曰魚復縣鹽井以西石磧平曠聘望四遠

諸葛孔明積細石爲壘方可數百步壘西郭又聚石爲八
行相去二丈許謂之八陣圖曰八陣旣成自今行師庶不
復敗自後深識見者並莫能了相宣武代蜀經之以爲常
山蛇勢

六韜曰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爲天陣奈何爲地陣奈何
爲人陣奈何太公曰星辰日月斗杓一左一右一迎一背
謂之天陣丘陵水泉亦有左右前後之利此謂地陣用車
用馬用人用文用武謂之人陣武王曰善

又曰武王問曰引兵入諸侯之地高山盤石其避無草木
四面受敵士卒惑迷爲之奈何太公曰當爲雲象之陣

兵鈴曰有運衡陣洞當陣龍騰陣鳥翔陣握機陣虎翼陣
兵書要訣曰孫子稱無要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正正
之旗者謂行軍也前後正治故不可要而擊之也堂堂之

陣者謂營軍也堂堂不冒亂者不可就而擊之

黃石公記曰使商人爲前兵者象白虎陣使羽人爲前兵
者象玄武陣使徵人爲前兵者象朱雀陣使角人爲前兵
者象青龍陣亦曰旬始陣

又曰彼以直陣來者我以方陣應之方來銳應之銳來曲
應之曲來圓應之圓來直應之直木方金銳火曲水圓土
也各以能克者應勝之

諸葛亮軍令曰連衝陣狹而厚也

衛公兵法曰諸逢賊布陣須有次第先右虞候爲首其次
右軍其次前軍其次中軍其次後軍其次左軍其次左虞
候其諸軍跳盪奇兵馬軍各隨本軍以次行至戰所並於
本軍戰鋒隊前布列待五分旗節度加戰鋒等隊打賊不
入其跳盪奇兵排後即入山谷林木蒙密之處并渡水狹

路及下營戰處百里以來摠須搜踏清靜不然兵引過半
臨戰下營伏兵起發致損軍旅其收軍還營却抽左虞候
先入即左軍後軍中軍前軍右軍右虞候次之諸賊徒恃
固阻山布陣不得橫列兵士分立宜爲豎陣其陣法弩手
弓手與戰鋒隊相間引前兩隊兩邊相翊布列既定諸軍
旣聽角聲其角聲節度一准前看黃旗向賊亞聞鼓聲發
諸軍弩手弓手及戰鋒隊各令人捉馬一時籠槍大叫齊
入若弩手弓手戰鋒等隊引退跳盪奇兵隊一時齊入戰
鋒等隊排比迴面還與奇兵同入如見黃旗却立不亞及
聞金鉦聲乃止膊上架槍引還各於舊處准前聽角聲卷
幡簇隊一准前如便放散卽更聽一會角聲依軍次發行
又曰諸方陣先成逢賊鬪戰或打頭或打尾打頭其陣行
不前進陣旣不進自然牢密如其打尾頭行不停其陣中

開多卽斷絕須面別各定摠管都押幹當勿令斷絕
太白陰經曰黃帝設八陣之形車廂洞當金也車上中黃
土也鳥雲鳥翔火也折衝木也龍騰却月水也鴈行鵝鸛
天也輪車地也飛翼浮阻巽也風后亦演渥奇圖云以正
合以奇勝或合而爲一陣或散而爲八聚散之勢節制之
度復置虛實二壘力牧亦創營圖其後秦由余蜀諸葛亮
並有陣圖以教人戰夫營壘教圖使士卒知進止識金鼓
其應敵戰不可預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無窮兵形象
水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能與敵變化而取勝者
謂之神則其戰陣無圖明矣而庸將以教習之陣爲戰敵
之陣不亦謬乎

又曰合而爲一陣終一陣之中離而爲八陣聽音望麾以
出四奇飛龍虎翼鳥翔蛇盤爲四奇陣地天風雲爲四正

陣夫善戰者以正合以奇勝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奇為陽正為陰陰陽相薄而四時行焉奇為剛正為柔剛柔相得而萬物成焉奇正之用而萬物無所勝焉

又曰天陣經曰風后演握奇圖天陣自一陣之中分為八陣天有衝或圓布形黃帝

曰少則為圓利為地陣黃帝曰壯則為方利風陣風附於

主色尚玄為乾為雲陣雲附於天太公曰左右相向是也

峯其形銳首利為雲陣雲附於天太公曰左右相向是也

客色尚赤為巽為雲陣雲附於天太公曰左右相向是也

前為飛龍陣其形屈曲象龍利為主虎翼陣居其中張翼而

四正色尚上地盤陣利為主色尚上黃下赤為良鳥翔陣

黃下青為兌之義其形迅急利為客

太公曰突擊之義其形迅急利為客

其色尚上玄下白為離以前為四奇

又曰天陣居乾為天門地陣居坤為地門風陣居巽為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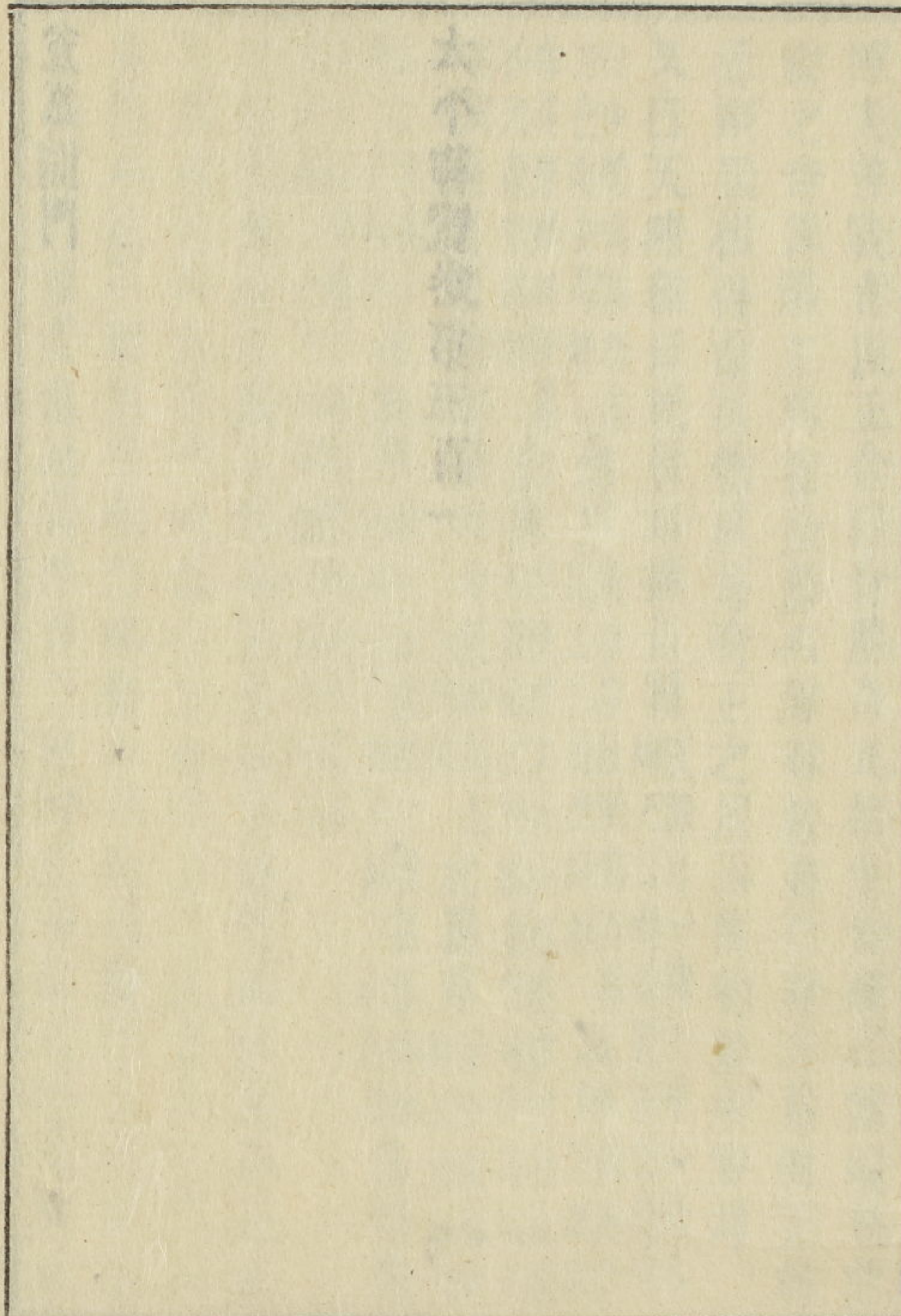
門雲陣居坎為雲門飛龍居震為飛龍門武翼居兌為武

翼門鳥翔居離為鳥翔門蛇盤居艮為蛇盤門天地風雲

為四正門龍虎鳥蛇為四奇門乾坤艮巽為闔門坎離震

允為開門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

兵部三十三

先鋒

殿

鄉導

伏兵

先鋒

後漢書曰祭彤拜遼東太守至則厲兵馬廣斥候彤有勇
 力能貫三百斤弓虜每犯塞常為士卒前鋒數破走之
 東觀漢記曰賈復以偏將軍從上攻邯鄲擊青犢大戰至
 日中賊陣堅不卻上傳召復曰吏士飢且可朝食復曰先
 破之然後食耳於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諸將皆服其勇
 魏志曰張遼字文遠為征東將軍征孫權被甲持戟先登
 陷陣衝壘入至麾下
 晉書劉牢之傳曰太元初謝玄北鎮廣陵時苻堅方盛玄

多募勁勇牢之與東海何謙瑯琊諸葛侃樂安高衡東平
劉軌西河田洛晉陵孫無終等以驍猛應選玄以牢之爲
參軍領精銳爲前鋒百戰百勝號爲北府兵敵人畏之
又曰元興初會稽王道子將討桓玄詔司馬柔之兼侍中
以騶虞幡宣告江荆二州至姑熟爲玄前鋒所害
又載記曰高勾麗及宇文段國等謀滅虜以分其國太興
初三國伐虜虜曰彼軍初合其鋒甚銳若逆擊之落其計
矣

又呂隆載記曰姚國方言於碩德曰今懸師三千後無繼
援師之難也宜曜初鋒示其威武彼以我遠來必決死拒
戰可一舉而平

宋書曰劉懷慎彭城人也少謹慎質直始參高祖鎮軍車
騎將軍事振威將軍彭城內史從征鮮卑每戰必先士卒

及尅廣固懷慎率所領先登高祖拒盧循於石頭屢戰尅
捷

又張暢傳曰虜攻彭城南門并放火暢躬自前戰身先士
卒

又曰宋武北伐廣固沉田子領偏師與龍驤將軍孟龍符
爲前鋒龍符戰沒田子力戰破之

又曰孟龍符懷玉第三子也驍勇有膽氣高祖伐廣固以
龍符統步騎爲前鋒賊數千圍繞攻之以衆寡不敵遂見
害追贈青州刺史

又表曰龍符投袂義切前驅効命推鋒三捷每爲衆先及
西勦桓歆北殄索虜朝議爵賞未及施行會臣北伐復統
前旅臨胸之戰氣冠三軍于時逆徒實繁控弦掩澤龍符
疋馬電躍所向摧靡奮戈深入知死不悛

後周書曰高祖東伐齊王憲率所部先向晉州明日諸軍
摠集稍逼城下齊人亦大出兵陣於營南高祖召憲馳往
觀之憲返命曰易與耳請破而後食帝悅曰如汝所言吾
無憂矣內史柳蚪私謂憲曰賊亦不少王安得輕之憲曰
憲受委前鋒情兼家國掃此逋寇事等摧枯商周之事公
所知也賊兵雖衆其如我何既而諸軍俱進應時大潰其
夜齊主遁走憲輕騎追之

又曰李弼背侯莫陳悅以秦州歸國太祖謂弼曰公與吾
同心天下不足平破悅得金寶奴婢悉以好者賜之拜秦
州刺史從太祖平竇泰先鋒陷敵太祖以所乘騅賜之及
泰所着牟甲亦賜之

唐書曰太宗擊王充選千餘騎爲奇兵皆皂衣玄甲分爲
左右隊建大旗令騎將秦叔寶程咬金尉遲恭德翟

齧五切金尉遲敬德翟

長孫等分統之每臨寇太宗躬被玄甲先鋒率之候機而
進所向摧殄常以少擊衆賊徒氣懾

殿

廣雅釋詁曰殿後也

桂苑曰殿鎮也軍後也

開元文字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謂鎮也孟之反不伐
奔而殿言在軍後也前曰啓後曰殿

傳曰公與石祁子瑛寧莊子矢使守日以此贊國擇利而
爲之與夫人繡衣日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
前驅孔嬰齊殿

又曰十一月丁卯朔晉師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
車以塞隧而殿此衛所欲守險者也殖綽郭最日子殿國
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

又曰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豈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
注殿後軍也

又曰公侵齊門于陽州顏息射人中肩退曰我無勇吾志
其目也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又曰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于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
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栢子虞人以鉞楯夾之陽越殿陽

虎從弟也

又曰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乎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
侯犯殿

又曰夏衛公孟彊伐曹克郊還滑羅殿羅衛大夫

又曰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

又曰宋公伐曹特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子肥宋大夫

又曰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為殿之側孟氏族字反也

論語曰孟之反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
進也

史記絳侯世家曰周勃沛人也高祖之為沛公以中涓從

攻胡陵勃擊章邯車騎殿如淳注云殿不進臣費云在軍後曰殿也

後漢書曰岑彭圍隗囂於西城囂將行巡周宗將蜀救兵

到囂得出還冀漢軍食盡燒輜重引兵下隴延弇亦相隨

而退囂出兵尾擊諸營彭殿為後拒尾謂尋其後也凡軍在前曰啓在後曰殿

後周書曰高祖伐齊還以齊王憲為後拒齊王自率眾來

追至於高梁橋憲以精騎二千阻水為陣齊領軍段暢直

進至橋憲隔水招暢與語語畢憲問暢曰若何姓名暢曰

領軍段暢也公復為誰憲曰我虞候大都督耳暢曰觀公

言語不是凡人今日相見何用隱其名位陳王純梁公侯

莫陳芮內史王誼等並在憲側暢固問不已憲乃曰我天

子太弟齊王也指陳王已下並以名位告之暢鞭馬而去
憲即命旋軍而齊人遽追之戈甲甚銳憲與開府宇文忻
各統精卒百騎為殿以拒之斬其驍將賀蘭豹子山褥瓌
等百餘人齊眾乃退

又曰楊寬從天穆引軍趣成阜令寬與爾朱兆為後拒尋
以眾議不可乃迴赴石濟寬夜行失道後期諸將咸言寬
少與北海周旋今不來矣天穆答曰楊寬非輕於去就者
也其所逗留必有他故吾當為諸君保明之語訖候騎自
寬至天穆撫髀而笑曰吾固知其必來遽出帳迎之握其
手曰是所望也

唐書曰胡賊掠亘君令竇軌討之初不利軌斬其部將十
四人拔隊中小帥以代之軌率數百騎殿於後令眾日聞
鼓聲有不進者自後斬之既鼓士卒爭進擊賊破之斬首

十餘級虜男女二萬餘口

鄉導

孫子曰不用鄉導者不得地利不任彼卿人而導軍者先
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衛公兵法曰凡是賊
徒好相掩襲須擇敢勇之夫選明察之士兼使鄉導潛歷
山原密其聲晦其迹或刻為獸跡而印履於中途或上冠
微禽而幽伏於叢薄然後傾耳以遙聽竦目而深視專智
以度事機注心而候氣色見水痕則可以測敵濟之早晚
觀樹動則可以辨來寇之驅馳也故煙火莫若謹而審旌
幟莫若齊而一爵賞必重而不欺刑戮必嚴而不捨止敵
之動靜而我必有其備彼之去就而我必審其機豈不保
其全哉必須先規敵國道路遠近水潦山林谿谷險阨城
邑大小溝渠深淺畜積多少兵革之數豪傑姓名
審而知之用
兵之要也

伏兵

易曰伏戎于莽三歲不興

左傳曰北戎侵鄭鄭伯患之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

徒步兵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也嘗試

軼突也則不能往無剛君為三覆以待之也覆伏兵也戎輕而不整貪而無

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後必務進進而遇覆必

速奔後者弗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

者奔鄭將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為三部伏兵

無剛者先犯戎而速奔以過二伏兵至後伏兵起戎還走

祝聃返逐之戎前後及中三處受敵故曰衷戎帥殪死衷

又曰吳侵楚楚將養由基奔命楚司馬子庚以師繼之養

由基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戒備子為

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于庚從之戰于庸浦庸浦楚地大敗吳

師

又曰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兵甲將攻之其右提弥明

知之右車也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跌以下

公喉嚨焉明搏而殺之闕且出提弥明死之

又曰衛侯在不壽不壽衛下邑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有事

蓋獲衛齊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齊豹之家

後漢書曰馮異招集諸營保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

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且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

異裁出兵以救之裁小出兵所賊見勢弱遂悉眾攻異乃

縱兵大戰日吳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

別眾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峭底降男女八萬人

通典曰後漢末荆州牧劉表遣劉備北侵至鄴曹公遣將

李典與夏侯惇距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

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乃退

又曰後漢末呂布從東緡與陳宮將萬餘人來與曹公戰時兵皆出取麥在者不數千人屯營不固曹公乃令婦人守陣悉將兵距之屯西有大堤其南樹木幽深布疑有伏乃相謂曰曹操多詐勿入伏中引軍南七十餘里明日復來曹公隱兵堤裏出半兵堤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乘堤步騎並進遂大破之

晉書曰鎮南將軍杜元凱伐吳樂鄉城晉牙門管定周旨等伏兵樂鄉城外吳都督孫歆先遣軍出拒晉將王濬於上流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於是進逼江陵吳都督將伍延偽請降而列兵登陴

晉師攻尅之

十六國春秋曰後趙石季龍攻晉將劉演于廩丘晉將邵續使文鴛救演季龍退止盧關津以避之文鴛弗能進屯于景亭兗州豪右張平等起兵救演季龍夜弃營設伏于外揚聲將歸河北張平以爲信然入于空營季龍迴擊敗之遂陷廩丘

又曰夏赫連勃勃進屯依力川後秦姚興來伐至三城勃勃率騎禦之興遣其將姚文宗拒戰勃勃僞退設伏以待之興將姚榆生等追之伏兵夾擊皆擒之

北齊書曰段韶與右丞相斛律光率師伐後周五月攻服秦城周人於姚襄城南更起城鎮東接定陽又作深塹斷絕行道韶乃密抽壯士從北襲之又遣潛渡河告姚襄城中令內外相應度者千有餘人周人始覺於是合戰大破

之諸將咸欲攻其新城詔曰此城一面阻河三面地險不可攻縱令得之一城地耳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要路破服秦城併力以圖定陽計之長者將士咸以爲然遂圍定陽其城主楊範固守不下詔登山以觀城勢乃縱兵急攻之七月屠其外城詔謂光曰此城三面重澗險阻並無走路唯慮東南一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但簡精兵專守自是成擒光乃令壯士千餘人設伏於東澗口其夜果如所策賊遂出城伏兵擊之大潰範等面縛降盡獲其衆後魏書曰万俟醜奴作亂關中魏將賀拔岳率兵討之岳以輕騎八百北渡渭殺略其民以挑之醜奴大將尉遲菩薩果率步騎三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千與菩薩隔水交言岳稱揚國威菩薩自言強盛往復數返時已暝於是各還岳密於渭南傍水分精騎數十爲一處隨地形便置

之明日自將百餘騎隔水與賊相見岳漸前進先所置騎隨岳而集騎旣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許里至水淺可濟之處岳便馳馬東出以示奔遁賊謂岳走乃棄步兵南渡渭水輕騎追岳岳東行十餘里依橫崗設伏待之賊以路險不得齊進前後繼至半度崗東岳乃迴與賊戰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去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而虜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薩乃度渭北降步卒萬餘

隋書曰煬帝征吐谷渾至覆表川時吐谷渾王與數騎而遁其名王詐爲渾主保車我真山帝令將張定和率師擊之定和旣與賊相遇輕其衆少呼之命降賊不肯定和不被甲挺身登山賊伏兵於巖石之下發矢中之而斃唐書曰武德中太宗圍王世充於東都竇建德自河北率

兵十二萬來救太宗自率騎二千五百步卒千人趣武牢
四月建德自滎陽西上築壘于板渚太宗以五百騎出武
牢東二十餘里將挑戰先伏李勣程徽金泰叔寶等令尉
遲敬德執稍造建德壘下大呼致師賊衆大驚擾出兵數
千騎太宗逡巡漸卻遂引以入伏內李勣等奮擊大破之
獲其大將躬秋石瓚斬首數百級

又曰羅士信仕王世充率千餘人奔于穀州高祖以爲新
安道行軍摠管使圖世充士信進居前鋒退居後殿凡所
虜獲悉分士卒以此爲常身未曾自取人有功者解衣下
馬而賞之然持兵嚴暴有不用命者無問親友必皆斬決
由是下不附而畏之及大軍至洛陽士信以兵圍世充千
金堡其中人大罵之士信怒夜遣百餘人將嬰兒數十從
南而來至于堡下詐言從東都來投羅摠管也因令嬰兒

帝諫旣而陽驚曰此千金堡吾輩錯矣忽然而去堡中謂
是東都逃人遽出兵追之士信伏五千人於路側候其開
門而奮擊遂破之殺無遺類也

又曰武德中苑君璋及突厥吐屯設來寇馬邑高滿政設
三伏以待之突厥至城下伏兵發大破之斬首二百餘級
以滿政爲朔州摠管曲赦馬邑

又曰王君廓從大軍討王充別下轅轅羅山二縣王充遣
將魏隱率兵拒之君廓撤營僞遁設伏以待之隱縱兵疾
進發伏破之

又曰太宗初爲右元帥摠兵十萬徇東都軍屯西苑營於
三王陵設三伏而旋俄而隋將段達率萬餘人自後而至
太宗發伏以擊之賊師大敗親自追奔至金城下斬四十
餘級

又曰王君廓亡命聚徒數千人轉掠長平進逼夏縣河東郡丞丁榮以兵拒之又遣使慰諭君廓見其使謬爲恭敬稱欲歸首榮心輕之於是曜兵登山下十餘里君廓悉匿其衆於山谷中榮無所見引兵而退纔至山下君廓追擊大破之

吳越春秋曰公子光伏甲於私室中具酒而王僚乃被棠夷之甲三重使兵衛陳於道專諸置魚腹劍而進之刺王僚貫脾達背王僚立死

世說曰栢温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王甚遽問謝謝之寬容愈表於兒望階趣席方作洛生詠諷浩浩洪流栢憚其曠遠乃起解兵王謝舊齊名於此始別優劣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

兵部三十四

征伐上

釋名曰伐豁也所向莫敢當前豁然破散也

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書曰葛伯仇餉湯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

奚獨後予

又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

詩曰東山周公東征也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昔我往矣楊

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又曰六月宣王北伐也六月棲棲戎車旣飾四牡騤騤載

是常服薄伐儼狁以奏膚功有嚴有翼共武之服

又曰采芑宣王南征也蠢爾蠻荆大邦爲讎

又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又曰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飢饉斬伐四國

又曰篤生武王保祐命爾燮伐大商變和也

又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肆疾也

又曰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又曰撻彼躬武奮伐荆楚架入其阻袞荆之旅傳云架深也

鍾鼓曰伐采冒也躬道衰而楚人叛高宗撻然奮揚威武出兵伐之也

禮記曰吳侵陳斬祀殺厲祀神位有屋樹者厲疾病師還出境陳太宰

嚳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善言蓋嘗問焉師

必有名人之稱斯師者則謂之何太宰行太宰嚳曰古之

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獲謂係虜之也二毛髮鬚班白者今斯

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欲微切之故其言似若不審也曰反

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赦弊邑之罪又矜而赦之

師與有無名者也又微勸之終其意也吳楚僭號稱王

周禮曰大司馬之職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脣

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侵外則墮之野荒民散則削之

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犯令侵政則杜之放

殺其君則殘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大戴禮曰明主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彼廢道而不行

然後誅其君改其政吊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故曰明主之

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說

左傳曰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日侵輕曰襲

又曰吳子諸樊伐楚門于巢攻巢門也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

若啓之將親門啓開門也我獲射之必殪殪死是君也僵其少安

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

又曰晉師伐楚至於郟楚師出陣楚將孫叔敖曰進之寧
 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元戎
在前軍言王者軍行必有戎車十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
乘在前開道先人為備御之也心薄之也奪敵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師荀林父不知
 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
 可掬也兩手下軍裨將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
 而先濟

又曰晉伐齊齊侯駕將走郵棠郵棠齊邑太子與郭榮扣

馬太子光也曰師速而疾略也言欲行略其地無久攻意將退矣君何

懼焉且社稷之主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

斷鞅乃止於是晉師東侵至濰南及沂齊侯納太子諫

又曰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成陳不許五父

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公陳侯曰宋衛實

難可畏鄭何能爲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

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

又曰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

又曰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隋侯懼而脩政

楚不敢伐

又曰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餽諸

侯使魯次之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

助之故不稱侵伐

又曰吳伐郟郟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

之或恤

又曰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虢

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爲甚其可再乎謂

年假晉道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輔頰輔車 公不聽後遂為晉所滅

又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衣之偏衣珮之金玦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又何患焉孤突曰危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里克曰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將焉用之也

又齊侯伐楚楚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何故也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寡人是徵昭王南征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不敢供給昭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又曰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泄駕以三軍軍其前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君

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又曰十年公會鄭伯伐宋壬申公敗宋師于管庚午鄭師入郟辛未歸于我鄭伯後期而公獨敗宋師故鄭獨進兵入郟辛未歸于我以入郟入而不貪命魯取之推功上爵讓以自君子謂鄭莊公曰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替也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

又曰衛大旱甯莊子曰周飢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伯長也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又曰公伐邾取須句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卑小也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蜂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及邾戰于升陘我師敗績

又曰楚子以諸侯伐吳使屈申圍朱方朱方吳邑齊慶封所封也屈申屈蕩之子克之執慶封而盡滅其族慶封以襄二十八年奔吳也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其肯從於戮乎言不肯戮而從戮也

王不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盟其大夫齊崔杼弑其君慶封其慶封曰無或如楚恭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盟諸侯王使速殺之

又曰四月鄭人侵衛牧牧衛邑也經書夏四月葬衛桓公今傳直言夏而更以四月附衛人

又曰秋衛伐邢以報菟園之役邢不速退所以獨見伐也又曰夏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

又曰晉荀息請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在對曰宮之奇為人懦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軫伐

鄭三門翼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為不道保於逆旅侵弊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虢虞公許之

又曰晉侯伐曹假道於衛曹在衛東故也衛人不許還自南河濟從汲郡南度出衛南而東也侵曹伐衛

公羊曰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戰不言伐何避嫌也又曰二月公侵宋曷為或言侵或言伐犗音鹿者曰侵精者曰伐注云精猶精密也推兵入犗伐擊之益深用意稍精密者也

論語曰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又曰季子將伐顓臾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今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韓詩外傳曰楚王欲伐晉告士大夫有諫者死叔敖曰臣園中有榆榆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不知蟪蛄在其後欲獲而食之蟪蛄取蟬不知黃雀在其後

又曰脩武屬河內本殷之寧邑武王伐紂勒兵於寧改曰脩武今懷州也

家語曰孔子言於定公曰大夫家無藏甲邑無百雉之城高丈長丈曰雉堵三堵曰雉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季子宰仲由隳三都叔孫輒不得意於季氏因費宰公山不狃率費人以襲攻之入及臺側子命申勾須樂頎勒士衆下伐之費人北遂隳之強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又曰孔子曰明王之征猶時雨之降行地弥博得親弥衆是還師於衽席之上也

國語曰吳伐越越王勾踐請盟曰嫡女執箕箒嫡男奉盥

匱以隨諸御匱汝盥器也春秋貢獻不懈王府吳王曰吾將許

越成申胥諫曰申胥吳臣伍胥不可許也大夫種勇以善謀將還

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吳王不聽乃許盟將伐齊

申胥諫曰越之在吳猶人有腹心之疾今非越是圖而齊

魯爲憂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豈能涉江淮與我爭此地

哉王弗聽

又曰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諫曰不可先王之於民懋

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

脩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

先王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務我先王不

窺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

脩其緒脩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

德不忝前人至於武王昭前人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

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不忍欣戴武
 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
 也夫先王之制國內甸服國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
 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
 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脩
 意有不祀則脩言有不享則脩文有不貢則脩名有不王
 則脩德序成而又不至則脩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
 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
 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
 至則又增脩其德無勤民於遠矣是以近無不至遠無不
 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
 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
 乎吾聞夫犬戎樹惇率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

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又曰晉文公即位二年欲用其民征伐子犯曰民未知義
 未知尊上之義盍納天子以示之義時天子避于帶乃納襄王于
 周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信乃伐原信謂上令以五日之
 日可矣乎對曰民未知禮盍大蒐備師尚禮以示之蒐所
 尊尊卑順少長乃大蒐于被廬晉地作三軍使郟穀將中軍
 以為大政國大政郟漆佐之漆晉大夫子犯曰可矣可用遂
 伐曹衛出穀戍釋宋圍敗楚師于城濮於是乎遂伯穀齊
 戰國策曰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
 水見螻方出曝而鵲啄其肉螻合而拊其喙鵲曰今日不
 雨明日不雨即有螻捕螻亦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
 死鵲兩者不能相捨而漁者併擒之今趙且伐燕久相支
 以弊大眾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願大王熟計之惠王曰

善乃止
又曰蘇秦謂秦惠王曰戰車萬乘奮擊百萬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奉其効王曰寡人聞毛羽不豐滿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秦曰臣固疑大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捕逐黃帝伐涿鹿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伯天下由此觀之罔有不戰者也夫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自攻迫則杖戟相撞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在於上民伏於下今欲并天下陵萬乘黜敵國制海內臣諸侯非兵不可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

兵部三十五

征伐中

史記曰秦繆公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繆公又數使人閒要由余遂去降秦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利
又曰趙四戰之國其人習兵不可伐也
又曰魯君問柳下惠伐齊下惠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至於我哉
又曰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正於是轅轅乃集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或來賓從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
又曰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爲西伯

太平御覽

卷三百四

十一

又曰西伯既卒周武王東伐至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

又曰武王為文王木主載車中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

又曰武王偏告諸侯曰殷有重罰不可不畢伐徐廣注云伐一作滅

漢書郊祀志曰昔齊桓公欲封禪謂管仲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東馬縣車上卑耳之山南伐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遂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

又李廣利傳曰天子為萬里而伐不錄其過

又匈奴傳曰東胡強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闕氏冒頓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隣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

氏與之東胡愈驕冒頓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大破滅東胡王

後漢書曰帝以關中未定而鄧禹久不進兵下勅曰司徒堯也亡賊桀也長安吏人遑遑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禹猶執前意乃分遣將軍別攻上郡諸縣更徵兵引穀歸至大要大要縣名

魏志曰太祖父嵩去官後還譙以董卓之亂避難琅邪為陶謙所害故太祖志在復讎東伐

又曰景元四年鄧艾伐蜀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作橋閣山高谷深至有艱嶮艾以旃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

王隱晉書曰太康元年龍驤將軍王濬等攻建平丹陽城尅之東擊西陵以下盡拔其城虜其將帥於是上下諸軍

同時並進吳人降者以萬計揚州刺史周浚等與吳丞相張悌及護軍孫震戰于板橋破之臨陣斬悌震首濬遂汎舟東下所歷皆平軍至秣陵皓面縛輿輿襯將其太子詣濬降乃收其圖籍皆因吳所置除其虐政示以簡易百姓大悅乃赦天下改元爲太康天下大酺五日

晉書曰宣王破張魯請魏武便討劉備魏武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欲得蜀也

又曰王羲之與會稽王賤陳彤浩不宜北伐并論時事

又文紀曰鎮東大將軍諸葛誕殺揚州刺史樂綝以淮南作亂議者請速伐之帝曰吾當與四方同力全勝制之乃表曰昔黥布叛逆漢祖親征隗躡違戾光武西伐皆所以奮揚赫斯震曜威武也

又天文志曰參十星一日參伐主斬刈又爲天獄主殺

又馮統傳曰初謀伐吳統與賈充荀勗同共苦諫不可吳平統內懷慙懼

又載記曰慕容垂議征長子諸將咸諫以慕容永未有豐連歲征役士卒疲怠請俟他年垂將從之及聞慕容德之策笑曰吾計決矣不復留賊以累子孫也乃發步騎七萬遣其丹陽王慕容瓚龍驤張崇攻永弟支于晉陽

比史曰慕容紹宗討侯景於渦陽時景軍甚盛初聞韓軌往討之曰噉猪腸小兒聞高岳往曰此兵精人凡耳諸將被輕及聞紹宗至扣鞍曰誰教鮮卑小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未死耶及與景戰諸將頻敗無肯先者紹宗麾兵徑進諸將從之因大捷

三國典略曰周伐梁于謹大軍次于樊鄧岳陽王率軍會之傳檄于梁曰告梁文武衆官夫作國者罔弗以禮信爲

太平御覽 卷三十四 三十四
本惟爾今主往遭侯景逆亂之始實結我國家以隣援今
忽背德黨賊高洋引厥使人置之堂宇傲我王命擾我邊
人我皇帝龔天之意弗敢以寧分命衆軍奉揚廟略凡衆
十萬直指江陵丁卯梁主停講內外戒嚴是朝昏霧已時
方歇梁主親戎百官並甲冑從於襖飲堂閣公私馬伏是
日大風拔木王琛旣至石梵未見我軍乃馳書報黃羅漢
曰吾至石梵境上怙然前日所言皆兒戲耳羅漢入啓梁
王疑之庚午續講百官以戎服聽
後周書曰建德五年冬十月帝謂群臣曰朕去歲屬有疠
疾遂不得克平逋寇前入賊境備見敵情觀彼行師殆同
兒戲又聞其朝政昏亂政由羣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
與不取恐貽後悔若復同往年出軍河外直爲撫背未扼
其喉然晉州本高歡所起之地鎮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

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
足以窮其窟穴混同文軌諸將多不願行帝曰機者事之
微不可失矣若有沮吾軍者朕當以軍法裁之己酉帝摠
戎東伐以越王盛爲右一軍摠管杞國公亮爲右二軍摠
管隨國公楊堅爲右三軍摠管譙王儉爲左一軍摠管大
將軍竇恭爲左二軍摠管齊王憲陳王純爲前軍
又曰保定中命宇文護統衆伐齊於是徵二十四軍及左
右廂散隸及秦隴巴蜀之兵諸蕃國之衆二十萬人十月
帝於廟廷授護斧鉞出軍至潼關乃遣柱國尉遲迥率精
兵十萬爲前鋒大將軍權景宣攻克豫州尋以洛陽圍解
亦引軍退楊擲於軹關戰沒護於是班師以無功與諸將
稽首請罪帝弗之責也
又曰建德四年秋七月武帝召大將軍以上於文德殿帝

曰太祖神武膺運創造王基兵威所臨有征無戰唯彼偽齊猶懷跋扈雖復戎車屢駕而大勳未集朕以寡昧纂承鴻緒往以政出權宰無所措懷自親覽萬機便圖東討惡衣菲食繕甲治兵數年已來戰備稍足而僞主昏虐恣行無道伐暴除亂斯實其時今欲數道出兵水陸兼進北拒太行之路東扼黎陽之險若攻拔河陰兗豫則馳檄可定然後養銳享士以待其至但得一戰則破之必矣王公以爲何如羣臣咸稱善丁丑詔曰高氏因時放命據有汾漳擅假名器歷年承以朕以亭毒爲心遵養時晦遂敦聘好務息黎元而彼懷惡不悛尋事侵軼背言負信竊邑藏姦往者軍下宜陽豐由彼始兵興汾曲事非我先此獲俘囚禮送相繼彼所拘執曾無一反加以淫刑妄逞毒賦繁興齊魯軫殄悴之哀幽并企來蘇之望旣禍盈惡稔衆叛親

離不可一戎何以大定今白藏在辰涼風戒節厲兵詰暴時事惟宜朕當親御六師冀行天罰庶憑祖宗之靈資將士之力風馳九有電掃八紘可分命衆軍指期進發以柱國陳王純爲前一軍總管滎陽公司馬洧難爲前二軍總管鄭國公達奚震爲前三軍總管越王盛爲後一軍總管周昌公侯莫陳瓊爲後二軍總管趙王招爲後三軍總管齊王憲率衆二萬趨黎陽隨國公楊堅廣寧侯薛迴舟師三萬自滑入河柱國梁國公侯莫陳芮率衆一萬守太行道申國公李穆衆三萬守河陽道常山公于翼衆二萬出陳汝王午上親率六軍衆六萬直指河陰八月癸卯入于齊境禁伐樹踐苗稼犯者以軍法從事

隋書曰崔仲方爲虢州刺史上書論取陳之策曰臣謹按晉太康元年歲在庚子晉武平吳至今開皇六年歲次景

酌酒而呪曰彌親承廟略遠振國威伐罪吊民除兇翦暴
上天長江鑿其若此如使福善禍淫大軍利涉如事有乖
違得葬江魚腹中死且不恨
又曰李德林自隋有天下每贊平陳之計八年車駕幸同
州德林以疾不從勅書追之書後御筆注云伐陳事意宜
自隨也時高頴因使入京上語頴曰德林若患未堪行宜
自至宅取其方略高祖以之付晉王後駕還在塗中高祖
以馬鞭南指云待平陳訖會以七寶裝嚴公使自山東無
及之者

唐書曰武德初秦王東討王世充連年未下宿師于野高
祖以兵久在外議欲班師中書令封德彝奏曰世充得地
雖多而驕縻相屬其所用命者唯洛陽一城而已計盡力
窮破在旦夕今若還兵賊勢必振更相連結後必難圖未

若乘其已衰破之必矣高祖從其議及平世充高祖顧謂
侍臣曰朕初發兵東討衆議多有不同唯秦王請行德彝
贊成此計張華叶同晉武亦無以加之

又曰高崇文代蜀領兵馬取鳳翔斜谷路李元奕領兵馬
取駱谷路同赴梓州應接當秦惠王時用司馬錯之策以
伐蜀漢光武使吳漢伐公孫述魏司馬文王使鄧艾伐劉
禪晉穆帝使桓溫伐李子仁宋武帝使朱齡石伐譙縱梁
武帝使鄧元起伐劉季連周太祖使尉遲迥平蕭紀隋文
帝使梁睿平王謙憲宗命高崇文平劉闢自秦至元和九
度伐蜀四爲水軍泝江而上唯秦與鄧艾尉遲迥梁睿及
崇文五由斜谷駱谷出師南討不廷

古司馬兵法曰王霸之所以治諸侯者以土地形諸侯相
也相諸侯優劣地而封之以正命平諸侯
王善政教訓諸
德廣受土廣德少受土少也

侯平以禮信結諸侯謙恭愛惠接待諸侯以材力說諸侯
 均之材能也力者任重理煩能堪物理事以謀人維諸侯也
 位高力大故諸侯悅來各修其職任以謀人維諸侯也
 侯遠方來不奉制令驕佚自同患同利以合諸侯也
 奢淫不從罰之比小大以和諸侯
 所以合諸侯也比小大以和諸侯不失尊卑之序以協諸
 也侯會之所以發禁故發九伐三禁以申勅之
 則沮之侮弱侵寡則賊傷人則伐之暴內簡外則壇之
 侯內外與臣下無禮而暴虐之外輕慢野荒民散則削之
 小人外不恤誠禁則置之空壇無人之地悖逆人倫放殺其君
 負固不伏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
 則殘之盡殘滅其首犯命凌正則杜之
 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諸侯淫亂失人倫內外不別則誅
 滅盡矣

孫子曰夫伐大國則其兵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家則交不
 得合皆失矣是故不事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霸王者不

諸侯之交伸已之私絕天下之交奪天下之威加於敵故

其國可拔而其城可墮也施無法之賞懸無功之令

不應預施懸也司馬法曰見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

言明賞罰雖用衆若使一人

又曰安能動之所愛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

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絕糧道守歸上兵伐謀敵始有設

其次伐交不令

春秋說題辭曰伐者涉入國內行威有所斬壞伐之爲言
 敗也

白虎通曰王者受命質家先伐文家先改正朔何質家言
 天命已使已誅無道故先伐文家天命已成爲王者故先
 改正朔也文者先其文質者先其質也故論語曰予小子
 履敢昭告于皇天上帝此謂湯伐桀告天也詩云命此文

王言誅伐也禮記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尚書曰今予惟恭行天罰此言開自出伐有扈也王制曰賜之弓矢乃得專征伐犯王誅者也大夫將兵出必不中御欲盛其威使士卒一意繫心故但聞將軍令不聞君命也明進退在大夫也

又曰誅者何謂也誅猶責也誅其人責其罪極其過惡春秋曰楚子虔誘蔡侯班殺之于申傳曰誅君之子不立討者何謂也討猶除也欲言臣當掃除君之賊也春秋曰衛侯殺州吁于濮傳曰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伐者何謂伐擊也言欲伐擊之也尚書敘曰武王伐紂征者何謂也征猶正也欲言其正輕重從辭尚書曰誕以爾東征誅祿甫也戰何謂也尚書大傳曰戰者憚警之也又曰諸侯之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動衆起兵誅不義者所

以強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論語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
兵部三十六
征伐下
說苑曰趙簡子舉兵伐齊有被甲者笑之曰子何笑對曰
臣有宿笑簡子曰有以說之則可無則死對曰當桑之時
臣鄰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追之不能還反其妻
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
還師而歸
又曰中行獻子將伐鄭范文子曰不可得志於鄭諸侯讎
我憂必滋長鄰至又曰得鄭是兼國也兼國則王王者固
多憂乎文子曰王者盛其德而遠人歸故無憂今我寡德
而有王者之功故多憂今子見無事而欲富者樂乎
新序曰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重寶楚王聞之召令尹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五

兵部三十六

征伐下

說苑曰趙簡子舉兵伐齊有被甲者笑之曰子何笑對曰
臣有宿笑簡子曰有以說之則可無則死對曰當桑之時
臣鄰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追之不能還反其妻
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
還師而歸
又曰中行獻子將伐鄭范文子曰不可得志於鄭諸侯讎
我憂必滋長鄰至又曰得鄭是兼國也兼國則王王者固
多憂乎文子曰王者盛其德而遠人歸故無憂今我寡德
而有王者之功故多憂今子見無事而欲富者樂乎
新序曰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重寶楚王聞之召令尹

子西問焉曰秦欲觀楚寶器和氏之璧隋侯之珠可以示諸侯乎對曰臣不知也召昭奚恤問焉對曰此欲觀吾國之得失而圖之非國之重寶也遂使恤應之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爲東西之壇六秦使者至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子西南面太宗子方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觀楚之寶器楚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人各得其所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憤之難交兩國之欣使無兵革之憂太宗子方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以當強敵提桴鼓以動百萬人衆使皆赴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司馬子反在此若懷霸王之餘義攝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所觀秦使者懼然無以對遂揖而去使者反言於

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

又曰湯居亳七十里地與葛爲鄰葛伯放淫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人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又使衆往爲耕老弱餽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肉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一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報讎也

蜀王本紀曰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人見之以爲牛能大便金牛下有養卒以爲此天牛也能便金蜀王以爲然卽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致三枚於城郭秦道得通石牛力也後遣丞相張儀等將兵隨石牛道伐蜀焉

英雄記曰建安中曹操於南皮攻袁譚斬之操作鼓吹自稱萬歲於馬上舞也
紀年曰周穆王四十七年伐紂大起九師東至于九江架鼉以爲梁

春秋後秦語曰陳軫爲楚使來見秦惠王曰卞莊子方刺獸而管豎子止之曰兩獸方食牛牛必甘甘必爭爭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獸之功卞莊子以爲然立待之頃有兩獸之功今韓魏相攻莽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卞莊子刺虎之類也惠王曰善

又楚語曰白起將兵伐楚楚人黃歇者遊學博聞襄王以爲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鬪而驚犬受其弊不如善楚秦王乃

止不伐楚約爲與國黃歇受約而歸

又趙語曰張孟談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者齒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亡矣趙亡則二君爲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

吳越春秋曰夫差令於邦中曰寡人欲伐齊敢有諫者死太子友請朝時懷丸挾彈從後園而來衣沾履濡吳王夫差怪而問之太子友對曰臣遊後園聞秋蟬之鳴往而觀之秋蟬登高樹飲清露悲吟以爲安不知螳螂超枝緣條曳膏舉刃欲援其形也螳螂貪心時進志在有利不知黃雀緣茂林徘徊枝葉欲啄螳螂也夫黃雀知伺螳螂之有味不知臣躊躇引彈蜚丸之集其背也
又曰越王勾踐謂大夫種曰孤聞吳王淫而好色因此而壞其謀可乎大夫種曰可唯君王選擇美女二人而進之

於是越王曰善哉乃使相工索國中得苧蘿山賣薪之女名西施鄭旦而獻於吳

又曰越王念復吳讎乃中夜抱柱而哭訖復承之以嘯於是群臣咸曰君王何愁心之甚夫復讎謀敵非君王之憂自臣下急務也

又曰吳王闔閭將伐楚登臺向風而嘯有頃而歎群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乃薦孫子孫子者吳人也名武善為兵法僻隱幽居世人莫知其能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呂氏春秋曰智伯將伐仇繇之國山險無道乃遣以大鍾方九軌仇繇開道迎之因其道取其國韓子曰智伯鑄大大悅除道迎之七月仇由亡也

又曰闔閭選多力者五百人利止者三千人以為前陳止與荆戰五戰五勝遂有郢東征至于庫廬西伐至于巴蜀北迫齊晉令行中國

又曰凡人之攻伐也非為利則因名也名實不得國雖疆大則曷為攻矣解在乎史墨來而輟不襲衛趙簡子可謂知動靜矣晉趙簡子鞅將襲衛史墨往睹之反曰蘧伯玉輟不襲為政未可加兵簡子輟不伐衛故曰史墨來而

又曰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墳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扶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卑梁人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老弱盡殺之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雞父大敗之獲其師

又曰荆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城郭高溝洫深畜積多也寧國曰陳可伐也寧國楚臣夫陳小國也而畜積多賦斂重也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洫深則民力罷矣與兵伐之陳可取也莊王聽之遂取陳

又曰箴尹為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西家之潦經其庭而不禁箴尹問其故曰西家高吾宮卑潦不經吾庭不得寫為是吾不禁也箴尹歸適遇荆欲攻宋箴尹諫於王曰宋不可攻也其君賢相仁賢者得民仁者能用之攻之必無功也

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民人無食竊窳九嬰大風封豕鑿齒脩蛇皆為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澤南方地也殺九嬰於凶水九嬰水火之怪在北狄之地繳大風於青

丘之野大風鷲鳥也射十日而下其九日殺竊窳狀如龍首食人在西方也

斷脩蛇於洞庭脩蛇在南方擒封豕於桑林封豕大豕也桑林湯壽旱地

又曰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群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羣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己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

又曰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調臣者務廣君之地何以明之陳夏徵舒殺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之人聽命莊王已討有罪遣卒戍陳戍守也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及還而不賀莊王曰陳為無道寡人起六軍以討之征暴亂誅罪人羣臣皆賀而子何不賀申叔時曰人有牽牛而往蹊於人之田中田主殺其人而奪之牛罪則有矣罰亦重矣今君

王以陳爲無道舉兵而征之因誅罪人遣卒戍陳諸侯聞之以王爲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蓋聞君子不棄義以爲利王曰善乃罷陳之戍後諸侯聞之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也始張式爲智伯謀張式晉人晉六將軍中行子最弱而上下離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滅之矣又教智伯求地於韓魏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予乃率韓魏而伐趙圍晉陽三年三國陰謀遂滅之此務爲其君廣地也夫爲君崇德者霸爲君廣地者滅故千乘之國修德行者王湯武是也萬乘之國好廣地者亡智伯是也

國語曰自大畢伯士之終也大畢伯士大戎氏之二君終卒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以其職謂其嗣子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享賓服之禮以責犬戎而示之兵非也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幾危頓敗吾聞夫犬戎樹敦樹立言大戎立性悖機帥舊德而守終

純固帥循也純專固一言大戎氏修先王之舊德奉其其常職天性專一終身不移不聽穆王責其厚享也其有以禦我矣禦應距也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白狼白鹿大戎所貢自是荒服者不至穆王責大戎非禮暴兵露商躬之本號辛紂名庶人不忍大惡大爲人所惡也庶人不忍欣載武王以致戎于商牧載奉武王牧商剌牧野也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人隱而除其害恤憂隱痛

又曰文公立四年楚成王伐宋四年魯僖二十七年冬也宋背楚事晉故楚伐之公率齊秦伐曹衛以救宋魯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伐衛傳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也宋人使門尹班告急於晉門尹班大夫公告大夫曰宋人告急舍之則宋絕舍不救則宋絕告楚則不許我楚請請宋於我欲擊楚齊秦不欲其若之何

又曰諸侯伐秦及涇莫濟魯襄十一年晉悼公伐鄭秦人伐晉救鄭十四年晉使六卿帥諸侯之大夫伐秦至涇水無有先渡者也晉叔嚮見叔孫穆子曰諸侯伐不恭

而討之及涇而止於秦何益何益於伐秦之事穆子曰豹之業及
 匏有苦葉矣不知其他葉事匏有苦葉詩風篇名匏有苦
 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言其
 必濟不叔嚮退召舟虞與司馬舟虞掌舟曰夫苦瓠不材
 知其他於人共濟而已材若裁也不裁於人言不可
 食共濟而已佩匏可以渡水魯叔孫賦匏
 有苦葉必將涉矣詩以具舟除隧不共何法
 志以具舟除隧不共何法魯叔孫賦匏
 馬除道是行也魯人以昔人先濟諸侯從之
 莊子曰犀首請魏伐齊季子諫勿伐華子聞而醜之曰善
 言伐齊亂人也善言勿伐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
 者又亂人也
 列子曰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御而笑之公問之對
 曰笑臣鄰之人也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
 悅而與之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臣竊笑此也公悟
 乃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矣

墨子曰天賜武王黃鳥之旗以伐紂

又曰湯在鑣宮夢神謂之曰夏桀無道汝克戡之

孫卿子曰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
 伐崇武王伐紂此兩帝四王者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

尉繚子曰武王之伐紂也河水逆流左驂霆死地方百里
 戰卒三萬紂之陣起自黃鳥至于赤斧其間百里武王不
 罷士民兵不血刃克殷誅紂其人事然

韓子晉獻公欲伐虞虢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樂
 三八以縈其心以亂其政

阮嗣宗爲鄭冲勸晉王賸曰前者明公東誅叛逆全軍獨
 尅禽闔閭之將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

後漢書曰劉尚擊武陵五溪蠻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
年六十二帝恐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
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嬰鏃哉是翁也
嬰鏃勇兒也東觀記作嬰鏃是翁嬰音許縛反遂遣援
又曰更始鄧王尹尊及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
諸將議兵事未有言沉吟久之乃以檄叩地曰鄧最强宛
爲次誰當擊之賈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鄧帝笑曰執金吾
擊鄧吾復何憂
唐書曰李晟以軍功授特進光祿卿尋轉試太常卿太曆
初李抱玉鎮鳳翔署晟爲左軍都將四年吐蕃圍靈州抱
玉遣晟將兵五千以擊吐蕃晟辭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
太多乃請將兵二千人疾出大震關至臨洮屠定秦堡焚
其積聚虜堡帥慕容谷鍾而還吐蕃因解靈州圍而去也

又曰馬燧討李懷光師次於焦離堡其夜賊將吳罔棄太
原堡走其下皆降燧率諸軍濟河兵凡八萬陣於城下是
日賊將牛俊斬懷光首以降降者一萬六千斬賊將閻晏
孟寶張清吳罔等七人以徇爲懷光所虜脅捨之燧自從
京師至河中凡二十七日上乃下詔褒美遷光祿大夫兼
侍中初德宗欲罷兵燧不可請得一月芻糧足以平河中
至是果然矣

又曰德宗幸奉天詔李晟與李懷光合軍拒朱泚時每將
出合戰晟必自異衣錦裘繡帽於前親自指導懷光望見
惡之乃謂晟曰將帥當持重豈宜自表飾以啗賊耶晟曰
前人在涇源軍士頗相畏服故欲令其先識以奪其心耳
懷光益不悅陰有異志兵遷延不進晟因入說懷光曰寇
賊偷據天子行在近縣兵柄廟略屬在於公公宜以時速

進晟願以所部得奉嚴令爲公前驅雖死不悔懷光益拒之
又曰史敬奉靈武人少事本軍爲衙將元和十四年敬奉大破吐蕃於鹽州城下賜實封五千戶先是西戎頻歲犯邊敬奉白節度使杜叔良請兵三千人備一月糧深入蕃界叔良以二千五百人授之敬奉旣行十餘日人莫知其所向皆謂吐蕃盡殺之矣乃由他道深入突出蕃衆之後戎人驚潰敬奉率衆大破之殺戮不可勝紀驅其餘衆於蘆河獲羊馬騮牛萬數敬奉形甚短小若不能勝衣至於野外馳逐能擒奔馬自執鞍勒隨鞍躍上然後羈帶矛矢在手前無強敵甥姪及僮使僅二百人每以自隨臨入敵輒分其隊爲四五隨逐水草每數日各不相知及相遇已皆有獲虜矣

三國典略曰北齊平廣陵王孝珩曰奈何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內參群豎離間骨肉恨不得握兵符受廟筭出萬死身先士卒展我力耳

又曰齊主曰今日飲酒樂哉武衛將軍斛律光進曰關西未平人爲仇敵陛下亦何樂哉會當馬步十萬三道渡由平道陷玉璧拔長安自瓜涼色來納在掌握使百官襲冠冕軍士釋介冑然後稱樂齊主謂群臣曰明月常有此意憂國如家卿輩無及之者平原王段韶出謂光曰卿勝先帝耶先帝以四十萬攻玉璧不利而還將兵如盤擎水誤卽傾覆何容易而輕言之光笑曰非卿所知

出師

易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書曰張皇六師肅將天威兼弱攻昧推亡固存無作神羞

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禮記曰師出不踰時為怨思也踰時即內

又曰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

地禡師祭也受命于祖祖告受成於學謀也出征執有罪反釋奠

於學以訊馘告

周禮曰牙璋以起軍旅

又曰類祭先出師告天祭也造祭將興兵造於先祖祭也

穀梁曰甲午治兵出曰治兵習戰入曰振旅習戰也

後漢書曰光武起王莽徵天下能為兵法者六十三家數

百人並以爲軍吏選練武衛招募猛士說文云募廣求也旌旗輜

重千里不絕時有長人巨無霸王莽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一丈大十圍自謂巨

無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濱軛車不長一丈

能載三馬不能勝則枕鼓以鐵箸食見前書

大十圍以爲壘尉尉鄭玄注周禮云軍壁曰壘崔瑗中壘校尉尉箴曰堂堂皇帝設爲壘尉尉者主壘

壁之事又驅諸猛獸猛獸或作獷獷猛貌音古猛反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

武自秦漢出師之盛未嘗有也

又曰車駕東歸勅岑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

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爲白

又曰馬嚴拜將軍長史將北軍五校士羽林禁兵三千人

屯西河美稷美稷縣名衛護南單于聽置司馬從事牧守謁敬

同之將軍勅嚴過武庫祭蚩尤武庫掌兵器令一人秩六

天子好五兵故今帝親御阿閣阿觀其士衆時人榮之

又曰馬成拜揚武將軍督誅虜將軍劉隆振武將軍宋登

射聲校尉王賞發會稽丹陽九江六安四郡兵擊李憲時

帝幸壽春設壇場祖禮遣之

又曰涼部叛羌搖蕩四州朝廷憂之於是詔鄧騭將左右

羽林北軍五校士及諸部兵擊之車駕幸平樂餞送

又曰馬援出師詔百官祖道
又曰光武籌赤眉必破長安欲乘釁并入關中而方自事
山東未知所寄以鄧禹沈深有大度故授以西討之略乃
拜爲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
選偏裨以下可俱者
晉書曰何曾正始中爲鎮北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假節
將之鎮文帝使武帝齊王攸辭送數十里曾盛爲賓主備
太牢之饌侍從吏騶莫不醉飽
又載記曰苻堅以苻融爲鎮東大將軍代王猛爲冀州牧
融將發堅祖于霸東奏樂賦詩堅母苟氏以融少子甚愛
之比發三至霸上其夕又竊如融所丙外莫知是夜堅寢
于前殿魏延上言天市南門屏內后妃星失明左右闔守
不見后妃移動之象堅推問知之驚曰天道與人何其不

遠遂重星官

後魏書曰車駕南伐以劉藻爲征虜將軍督統軍高聰等
四軍爲東道別將辭於洛水之南孝文曰與卿石頭相見
藻對曰臣雖才非古人庶亦不留賊虜而遺陛下輒當釀
曲阿之酒以待百官帝大笑曰今未及曲阿且以河東數
石賜卿

後周書曰武帝保定四年冬十月甲子詔大將軍大冢宰
晉國公護率軍伐齊帝於太廟庭授以斧鉞護總大軍出
潼關大將軍權景宣率山南諸軍出豫州少師楊檟出枳
關丁卯幸沙苑勞師

三國典略曰侯景西逼梁湘東王遣晉州刺史蕭惠正率
兵援于巴陵惠正辭以不堪舉天門郡守胡僧祐以自代
王以爲武猛將軍令其進發僧祐謂其子玘曰汝可開兩

高門一朱一白吾當以死決之不捷不歸也王聞而壯之厚撫其家謂僧祐曰景便於陸道不閑水關賊若水戰但以大艦臨之自當必克若其步戰自可鼓棹直就巴丘不須交鋒

又曰周遣常山郡公于謹率中山公宇文護大將軍楊忠等步騎五萬南伐太祖餞於青泥谷時庾信來聘未返太祖問之曰我遣此兵馬縛取湘東關西作博士卿以為得不信曰必得之後王勿以為不忠太祖笑而領之

白虎通曰王者之伐所以皮弁素幘何服皮弁素幘也王者將出辭於禰還假禰祖言辭面之禮尊親之義王制曰王者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禰尚書曰歸假于藝祖出以告天至告祖也先告廟後告天者示不敢留尊者之命也告天何示不敢專也非出辭反面之道也與宗廟異

義還不復告天者天道質無內外故不復告也尚書言歸假于祖禰不見告天知不告也

又曰遣將軍必於廟何示不敢自尊獨於祖廟何制法度者祖也王制曰受命于祖受成于學此言於祖廟命遣之也

擊虞決疑要注曰古者帝王出征以齋車載遷廟之主及社主以行故尚書甘誓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秦漢及魏行不載主也

衛公兵法曰諸大將出征且約授兵二萬人而即分為十軍如或多或少臨時更定

太白陰經曰參七星伐三星連體十星為十將西方白虎宿也主殺伐此星出而天下秋草木搖落有若軍威故兵出而法焉

張平子南都賦曰爾其則有謀臣武將皆能獲戾執猛破
 堅摧剛
 虞子陽霍將軍北伐詩曰擁旄為漢將汗馬出長城
 魏明帝善哉行曰我祖我征伐彼蠻虜練師簡卒爰整其
 旅輕舟竟川傍江依浦相和猛毅如熊如虎發桴若雷吐
 氣成雨旌旄指麾進退合矩

軍行

禮記曰軍行左青龍而右白虎前朱雀而後玄武招搖在
 上急繕其怒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
 塵埃則載鳴鳶

左傳曰凡師出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

後魏書曰于栗磾太宗南臨孟津請栗磾曰可作橋乎對
 曰杜預造橋遺事可想乃編次大船構橋於野坂六軍既

濟太宗深歎焉

隋書曰煬帝征高麗宇文述為扶餘道將軍臨發帝謂述
 曰禮七十者行役以婦人從公宜以家累自隨古稱婦人
 不入軍臨戰時耳至營壘之間無所傷也項籍虞姬即其
 其故事

唐書曰太宗率眾平汾晉趨龍門闕履冰而渡進屯柏壁
 白虎通曰王法年四十受兵法何重不絕人世也師行不
 必反戰不必勝故須其有世也年六十歸者何不忍並鬪
 人父子也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乘輕車也革車千乘重車也
 萬騎之重也一車駕四馬卒十騎一重養二人主炊家子
 一人主保固守衣裝斯二人主養馬凡五人步兵十人重
 以一人主保固衣裝凡三人也帶甲十萬數也千里而饋
 糧越千里則外內之費資賓客之用膠漆之財車甲之奉日

費千金然後十萬之眾舉矣

又日出其所必趣使敵不得往相救也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

之地擊其不意

又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眾聚國人結交和

而舍軍門為和門左右門為期門以車為營為轅莫難於

軍爭從始受命至於

又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近水視生處高向陽也處視

在軍當戰降無登無迎高也降下也謂山下也戰此處山

谷之軍也絕水必遠水引敵客絕水而來迎之於水內令

之半渡而擊之利欲戰無附於水而迎於客也視生處高

水亦當無迎水流恐我處水上之軍也絕斥澤唯亟去

無留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倍眾樹不得已與敵

中之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車騎之利也而左右倍高前死

生戰便此處平陸之軍也凡四軍之利黃帝所以勝四帝者

也黃帝始立四方諸侯亦凡軍喜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

日一作好山南養生處實是為必勝軍無百疾丘陵隄防

必處其高陽而右背之也堤者積土所作當處其此兵之

利而地之助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險阻為據山陵依附

輕趣攻也即地勢不背丘勿迎也敵背丘陵為陣無有後

而擊之

又曰上雨水水沫至欲渡者待其定恐半度而遇絕礮天

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鄰去逆大害必亟去勿近也山水深

礮四方高中央下為天井深水所居朦朧者為天牢可羅

絕人者為天羅地形陷者為天陷山澗夾地深教尺長數

尺者謂之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倍之也害令敵近倍

我利敵軍旁有險阻蔣潢并生葭葦小林翳會鳥會者必謹

覆索之此伏姦之所藏處也險者一高一下之地阻者多

者池也并生葭葦者衆草所聚也小林者衆水所居也翳蒼者所以屏蔽之也

衛公兵法曰軍馬行動須知次第出先右虞候馬軍爲首次右虞候步軍次右軍馬軍次右軍步軍次前軍馬軍次前軍步軍次中軍馬軍次中軍步軍次後軍馬軍次後軍步軍次左軍馬軍次左軍步軍次左虞候馬軍次左虞候步軍其馬軍去步軍一二里外行每有高處卽令三五騎馬於上立四顧以候不虞以後餘軍准前立馬四顧右虞候既先發安營踏水道路脩理泥溺橋津檢行水草左虞候排比隊仗整齊軍次使不交雜若軍迴入先左虞候馬軍次左虞候步軍次左馬軍次左步軍其次第准前卻轉其虞候軍職掌初發交換諸軍營各量虞候子並使排比依軍次行如此發引卒逢寇賊部伍甚易若零疊散行牽率難就萬一賊至並非所管

又曰諸軍討伐例有數營發引逢賊首尾難救行引之時須先爲方陣應行之兵分爲四輜重爲兩道引戰鋒等隊亦爲兩道引其第一分初發輜重及戰鋒分爲四道行兩行戶郎切下同輜重在心雙引兩行戰鋒隊並合各在輜重外左右夾雙引其次一分戰鋒隊與前般左右行戰鋒隊相當輜重隊與前行輜重隊相當又其次一分准上最後一分亦准上初發第一分別戰鋒輜重相當如其逢賊前分四行兩行輜重抽縮兩行戰鋒橫列作前面甚易其次兩分先作四行長引其戰鋒既在外便充兩面其後分亦先作四行其輜重進前其戰鋒隊橫列相接使充後面亦易其方陣立即可成如此發引縱使狹路急緩亦得成陣每軍戰鋒等隊須過本軍輜重尾輜重稠行戰鋒等隊稠引常令輜重併近前頭戰鋒隊相去十步下一隊輜重隊相

去十步下一隊輜重隊相去兩步下一隊如此卽須相裏得若逢川陸平坦弥加穩便其戰鋒輜重等隊分布使均又曰諸兵馬發行或逢泥溺或阻山河其路有須填補有須開拓左右虞候軍兵先多於軍取充虞候子右虞候先將此兵脩理橋梁泥濘開拓窄路左虞候排窄路捍後收拾闌遺諸兵士每下營訖先令兩隊共掘一廁

又曰軍行沙磧鹹鹵之中有野馬黃牛蹤尋之有水鳥鳥所集處有水地生葭葦蘆荻吐敢反菰蒲之處下有伏泉地有蟻壤之處下有伏泉

太白陰經濟水具篇曰軍行過大水河渠溝澗無津梁舟筏難以濟渡太公以天艦天船皆質朴不便於用令隨事逐物變化而用之以濟巨川又曰木甕以木縛甕爲筏甕受二石力勝一人甕間闕五

寸底以繩勾聯編槍於其上形長而方前置拔頭後置楫左右置棹

又曰槍筏槍十根爲一束力勝一人四千一百六十六根卽爲一筏皆去鑽刃以束爲魚鱗以橫括而縛之可渡四百一十六人爲三筏計用槍一萬二千五百根率渡一千二百五十人十渡則一軍必濟

又曰蒲筏以蒲九尺圍顛倒爲束十道縛之似束鎗爲筏量長短多少隨蒲豐儉無蒲亦用葦筏量大小以濟人

又曰挾緇以善水者繫小繩先浮渡水次引大緇兩於岸立大槩急定緇使人挾緇浮渡大軍可爲數十道

又曰浮囊以渾脫羊皮吹氣令滿繫其孔束於腋下而浮渡

張宗將兵數千人討之復為廣所敗於是使馬援發諸郡兵合萬餘人擊破廣等斬之

又曰章和二年護羌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迷吾等由

是諸羌大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鄧訓代紆為校

尉諸羌激忿遂相與解仇結婚交質盟詛鄭玄注周禮云大事曰盟小事

鉅眾四萬餘人期冰合渡河攻訓

又曰吳漢為安樂令會王郎起北州擾惑漢素聞光武長

者獨欲歸心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

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時

言不可再遇也寵以為然

又曰朱鮪聞光武北伐而河內孤使討難將軍蘇茂副將

賈強率兵三萬餘人渡鞏河攻温鞏温並今洛州縣也檄臨廣河故曰鞏河

書至寇恂即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於温下軍吏

皆諫曰今洛陽兵渡河前後不絕宜待眾軍畢集乃可出

也恂曰温郡之藩蔽失温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

戰而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及士馬四集幡旗

蔽野恂乃令士卒乘城鼓噪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

聞之陣動恂因奔擊大破之

又曰吳漢悉發幽州兵與光武會清陽諸將望見漢還士

馬甚盛皆曰是寧肯分兵與人耶及漢至其府上兵簿莫大

也兵簿軍諸將人人多請之光武曰屬者悉不與人屬猶近也

今所請又何多也諸將皆慙

晉書天文志曰征吳之役三河徐充之兵悉出交戰於吳

楚之地

唐書曰憲宗時鄆州李師道翻覆違命詔宣武義成武寧

橫海四節度之師與田弘正會軍討之弘正奏請取黎陽

渡河會李光顏等軍齊進帝召宰臣於延英議可否皆曰
 聞外之事大將制之既有奏陳宜遂其請裴度獨以為不
 可奏曰魏博一軍不同諸道過河之後卻退不得便須進
 擊方見成功若取黎陽渡河即纔離本界便至滑州徒有
 供餉之勞又生顧望之勢況弘正光顏並少威斷更相疑
 惑必恐遷延然兵事不從中制一定處分或慮不可若欲
 於河南持重則不如河北養威不然即且秣馬厲兵候霜
 降水落於楊劉渡河直抵鄆但得至陽穀已來下營則兵
 勢自盛賊形自撓上曰卿言是矣乃詔弘正取楊劉渡河
 及弘正軍既濟河而南距鄆州四十里築壘賊勢果蹙頃
 之誅師道

三國典略曰周武帝率六軍趣鄴齊主令群臣議之廣寧
 王孝珩議曰今大寇既深事藉機變請使任城王便領幽

州道兵自土門入聲取并州獨孤永業便領洛州兵自潼
 關入聲取長安臣請領京畿兵出溢口鼓行逆戰賊懸軍
 遠來日增疲老聞南北有兵自然應退

誓衆

書曰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三苗之民數于王
不循帝道言亂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
逆也命禹討之命會諸侯伐有苗也軍旅蠢茲有苗昏迷不恭蠢動昏闇
日誓濟濟衆盛之貌以宜侮慢自賢反道敗德狎侮先王輕慢典君子在野小
人在位廢仁賢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言民叛肆予以爾衆
士奉辭罰罪肆肆謂侮慢以下事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禹拜昌
言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
又日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勦絕其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又曰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告于衆曰羲和尸厥官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今予奉將天罰火炎崑崗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爾衆士懋戒哉欽承天子休命

又曰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善教乃甲冑備乃弓矢鍛乃戈弟無敢不善峙乃糗糧峙乃芻茭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幹甲戌我惟築無敢不恭汝則有無餘刑者非一也

又曰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次止也戊午渡河而誓羣后以既誓而止于河之北

師畢會諸侯盡會次也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

言徇循也武王在西今商王受力行無度行無法度播棄黎老昵

比罪人昵近也罪人謂天下逋逃小人也予有亂臣十人

同心同德言我治理之臣雖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周至也

雖多不若周家之少仁人也又曰武王伐紂曰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

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

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

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

有戮

又曰爾衆士同力王室

史記曰太尉行令軍中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

皆左袒

後漢書曰齊武王伯升既破甄阜軍乃陳兵誓衆焚積聚
破釜甑鼓行而前
晉書曰元帝以祖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
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
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
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屯于淮陰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
人而後進
又載記曰王猛與慕容評戰陣於渭原而誓衆曰王景略
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且各勉進不可
退也願戮力行間以報恩顧受爵明君之朝慶觴父母之
室不亦美乎衆皆勇奮破釜棄糧大呼競進
後周書曰太祖率李弼獨孤信等十二將東伐至潼關太
祖乃誓於師曰與爾有衆奉天威誅暴亂惟爾衆士整爾

甲兵戒爾戎事無貪財以輕敵無暴民以作威用命則有
賞不用命則有戮爾衆士其勉之遣于謹居軍前徇地
唐書曰高祖起義兵西圖關中精甲三萬高祖仗白旗誓
衆於大原之野引師卽路
又曰太宗征王世充陳兵穀水之上步騎五萬太宗舉麾
誓衆曰隋室無道毒被蒼生我國家受命于天寧濟億兆
世充敢抗大邦數行侵暴誅殺良善恣其淫酷國家爲百
姓除害事不獲已各宜整爾軍旅脩爾器械立勳立効龔
行天罰敢有犯命者斬無赦
又曰朱泚反韋臯於隴州築壇于庭血牲與將士等盟曰
上天不弔國家多難逆臣乘閒盜據皇宮而李楚琳亦扇
兇徒傾陷城邑酷虐所加爰及本使旣不事上安能恤下
臯是用激心憤氣不遑底寧誓與羣公竭誠王室凡我同

盟一心竭力仗順除兇祖先之靈必當幽贊言誠則志合
 義感則心齊粉骨糜軀決無所顧有渝此志明神殛之迨
 於子孫亦罔遺育皇天后土當兆斯言又使通於吐蕃以
 求助

古司馬兵法曰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所以示君子且
 有禮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以禮為固以仁為勝既勝
 之後其教可復是故君子貴之也有虞氏戒於國中欲人
 體其命也舜以農教戰以戰教民夏后氏誓於軍中欲民
 先成其慮也禹會眾重復教肆進退躬誓於軍門之外
 欲民先意待事也躬既遵虞夏之教民周將交刃而誓之
 以致意也復申重誓之軍德薄民俗巧也

又曰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興甲兵以討不義巡狩
 省方會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亂常背德逆天之時而危

有功之君王者以有功德者為徧告于諸侯章明於有罪
 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以禱于后土四海之神山川
 冢社冢社者天乃造于先王然後冢宰徵師于諸侯也造于先
 祖廟也曰某國為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于某國至
 與天子會天子正刑刑者天子之法也刑以征冢宰與百
 官布命于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獵田無有虐無
 毀土功無糞墻屋無伐樹木無取六畜無取禾粟無取器
 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若傷人醫藥
 歸之既誅有罪王及諸侯正其國舉賢更立明正復職王
 與四方諸侯伐無道之國整頓其民人舉賢良更立為君奉遵王法復五官之職事矣

論衡曰師尚父為周司馬將師伐紂到孟津之上仗鉞把
 旄號其眾曰倉兕倉兕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
 欲令急渡汝不急渡倉兕害汝河中有此之物時時出浮

一身九頭人畏惡之未必覆人船者也
文選曰勒三軍誓將帥元戎音野戈鋌彗雲

魔兵

莊子曰市南宜僚弄丸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
郢人投兵
晉書曰張重華攻石季龍遣謝艾爲使持節軍師將軍率
步騎三萬進軍臨河麻秋以三萬衆拒之艾乘輅車冠白
帟鳴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
命黑稍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左戰帥李偉勸
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歸胡牀指麾處分賊以爲伏兵發
也懼不敢進張瑁從左南緣河而絕其後秋軍乃退艾乘
勝奔擊遂大敗之
又曰陳敏一旦據有江東刑政無常不爲英俊所服且子

弟凶暴所在爲患周玘顧榮之徒常懼禍敗遣使密報征
東將軍劉淮遣兵臨淮已爲應及兵至敏使弟昶及將錢
廣次烏江以拒之錢廣玘鄉人也潛使圖昶廣遣其屬何
康投募送白事於昶昶傾視書康揮刀斬之稱州下已殺
敏敢有動者誅三族吹角爲內應廣先勒兵在朱雀橋陳
兵敏師萬人將戰未濟榮以白羽扇麾之敏衆潰散單騎
東奔爲義師所斬

梁書曰魏中山王元英寇北徐州高祖詔韋叡率衆會焉
英自率衆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
合英甚憚其強

劉璠梁典曰韋叡字文懷京兆杜陵人也叡雖有曠世之
度莅民以惠愛爲本所居必治將兵仁愛被服必於儒者
雖臨陣交鋒常緩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麾進止

北史曰唐永身長八尺少耿介有將帥才讀班超傳慨然有萬里之志正光中爲北地太守永善取下士人競爲之用臨陣常着白裙襦把角如意以指麾處分辭色自若在北地四年與賊數十戰未嘗敗北時人語曰莫陸梁恐尔逢唐將永所營之處至今猶稱唐公壘

後魏書曰毛法仁言聲壯大至於軍旅田狩唱呼處分振於山谷

後周書曰李遠字萬歲幼有器局志度恢然嘗與羣兒爲戰鬪之戲指麾部分便有軍陣之法郡守見而異之召使更戲羣兒懼而散走遠持杖叱之復爲向勢意氣雄壯殆甚於前郡守曰此小兒必爲將帥非常人也

又曰建德中東伐齊帝引兵發京師壬寅渡河與諸軍合十二月戊申次於晉州齊恐王師卒至於城南穿塹自喬

山屬於汾水庚戌帝諸軍八萬人置陣東西二十餘里帝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陣處分所至輒呼主帥姓名以慰勉之將士感見知之恩各自奮勵

隋書曰李子雄從幸江都帝以仗衛不整顧于雄部伍之子雄立指麾六軍肅然帝大悅曰公真武侯才也尋轉右武侯大將軍

唐書曰德宗時鄭權爲涇原節度使劉昌從事昌病亟請入覲度軍中必有變以權寬厚善容衆俾主留務旣而兵果爲亂權挺身於白刃中抗詞以明逆順因殺其首亂者數人十皆散伏

又曰昭宗時玉山都頭楊守信叶楊復恭稱兵闕下陣于通化門上陳兵於延喜門是夜令劉崇望守度支庫明日曉入含光門未開門內禁軍列于左右候門開卽劫掠兩

市及聞傳呼宰相來門方開崇望駐馬慰諭之日聖上在街東親摠戎事公等禁軍何不樓前殺賊立取功名切不可剽掠街市圖小利以成惡名也將士唯唯從崇望至長樂門守信見兵來即遁軍士呼萬歲是日庫市獲全軍人不亂繫崇望之方略也

五代周史曰世宗至泗洲太祖皇帝乘勝麾軍焚郭門奪月城帝親冒矢石以攻其壘丙午日南至從臣拜賀於月城之上

語林曰諸葛武侯與司馬宣王在渭濱將戰宣王戎服莅事使人視武侯素輿葛巾持白毛扇指麾三軍皆隨其進止宣王聞而歎曰可謂名士

饗士

左傳曰宋華元將戰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日疇

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刑孰大焉

史記曰樂毅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淄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淄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昭王大悅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毅於昌國號爲昌國君

東觀漢記曰上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隗囂衆潰走圍解於是置酒高會勞賜諸將來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賜歙縑千疋

後漢書曰吳漢圍蘇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別招聚收集得十餘萬人救廣樂漢將輕騎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卧

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瘡而起椎牛饗士令軍合戰大破
又曰劉盆子既降帝令縣廚賜食衆積困餒十餘萬人皆
得飽飲

又曰鄧禹至長安軍昆明池大饗士卒率諸將齋戒擇吉
日脩禮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詣洛陽因巡行
園陵爲置吏士奉守焉

後周書曰若干惠於諸將最少早喪父事母以孝聞太祖
嘗造射堂新成與諸將宴射惠竊歎曰親老矣何時辦此
乎太祖聞之即日徙堂於惠宅其見重如此

淮南子曰員中規方中矩動成戰止成文可以諭衆而不
可以陳軍滌杯而食洗爵而飲盥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
可以饗衆

黃石公記曰動爲事機舒之彌四海卷之不盈懷柔而能
剛則其國彌光弱而能強則其國彌章一簞之膠投之於
河令士衆迎飲三軍爲其死戰如風發攻如河決軍無財
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
有死夫

犒師

左傳曰夏齊師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勞齊師也使受命于

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
於弊邑使下臣犒執事

又曰三十三年秦師過周北門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
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商行賈也乘四韋也先韋

人有以曰寡君聞吾子將步於弊邑敢犒從者不腆弊邑
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腆厚也淹久也積積蓄采菜薪也行則備一

夕之衛

又曰楚子以駟至于羅汭駟傳也羅水名吳子使其弟蹇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汝卜來吉乎對曰吉且吳社稷是卜豈直爲一人使臣獲釁鼓而弊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乃弗殺

後漢書曰岑彭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見耆諸老爲言大漢哀愍巴蜀久見虜役故興師遠伐以討有罪爲人除害讓不受其牛酒百姓皆大喜悅爭開門降

晉書曰桓溫進兵至灞上耆老持牛酒迎溫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

後梁略曰大寶元年西魏將楊忠來逼荆鎮上懼其至送遣犒軍旣而與忠結盟并送質子與魏相約爲兄弟之親

於是聘使往還相望道路

後魏書曰鄧穎從世祖幸漠南高車莫弗庫若干率騎數萬驅鹿百餘萬詣行在所詔穎爲文銘于漠南以昭功德

淮南子曰秦繆公使孟明舉兵襲鄭鄭賈人弦高蹇他他人高黨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又數過諸侯之地其勢必襲

鄭凡襲國者以爲無備也其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三宰相與謀三率秦將白曰守備必

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先軫晉大夫也大破之鄭伯乃以存國之賞賞弦高高辭

